

今夜无人入睡

李 冯 著

No Sleep Tonight

The cover features two stylized, elongated human figures holding hands. The figure on the left is white with a dark outline, while the figure on the right is dark with a white outline. They are positioned against a background that is split diagonally from the top-left to the bottom-right, with the upper-left portion being red and the lower-right portion being blue. The figures appear to be floating or standing in this space.

④ 湖北教育出版社

主编 王蒙 宗仁发

:) 网络文学丛书



90224149

今夜无人入睡

李冯 著

No Sleep Tonight



SIBU38/06

I247.7
2186

湖北教育出版社

：) 网络文学丛书

主编 王家 宗仁发

(鄂)新登字 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今夜无人入睡/李冯著.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9
(网络文学丛书/王蒙, 宗仁发主编)
ISBN 7-5351-2595-6

I. 今… II. 李…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71435 号

出版
发行:湖北教育出版社

武汉市青年路 277 号
邮编:430015 电话:83625580

经销:新华书店
印刷:湖北省新华印刷厂
开本:850mm×1168mm 1/32
版次:2000年1月第1版
字数:225千字

(430034·武汉市解放大道 145 号)
4 插页 10.25 印张
2000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 000

ISBN 7-5351-2595-6/I·76

定价:16.50 元

如印刷、装订影响阅读,承印厂为你调换

No Sleep Tonight



LI FENG

李冯

宋仁发

序

如果说八十年代最时髦的词语是“下海”的话，那么九十年代最时髦的词语则是“上网”。网络已成为一个现代人不能回避的现实，而对这种现实采取道德的判断态度已毫无意义，但这并不意味着理性在网络面前的束手无策。不论多么高科技、多么现代化，人仍是“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

作为“人学”的文学，迅速介入网络空间是与这一空间提供的条件密不可分的。网络上表达的自由给写作者带来一种空前的释放感，纸上写作的那种潜在的约束在网上不复存在，“我写故我在”，“无纸一身轻”，单这一方面就不能不令写作的网虫们着迷、上瘾。人们对创作自由的希冀没想到这么简单地就实现了，所有划定的禁区都已“随网飘逝”，网络导致的一场文学革命在新世纪的钟声尚未敲响之时已经到来，也可以说这是二十世纪文学最后的狂欢和庆典。

写作的环境压迫感在网络中消失之后是否能够期待大作品的产生呢？至少在眼下还不可过分乐观。目前的网上写作大多是个体的行为，以实现自娱为低层次的满足，还缺少展现个性的文学姿态、新人耳目的作品。当虚拟的空间里堆满了垃圾的时候，清理和置换便自然要进行。作家们的网上创作活

动会将网络文学引向更高一级的阶段,同时从网络创作中脱颖而出写作高手也将与他们共同奏响网络文学的第二乐章。

网上活跃着的文学在充分使用网上的一切便利的同时,也在不断给网络带来气象更新,扩大它的有效内存。文学网站的星罗棋布和逐渐增加的访问次数预示着网络文学广阔而灿烂的前景。

网络文学的最终被看好,说到底还取决于它的质量,放得开并不是标准,怎么样才是标准。在数字化时代,这种检验权不再仅仅属于过去的权威,而属于合理的统计数据。尤其在受好奇心驱使的动力减弱之后,网络文学对纸上创作的延伸还能否维持,也多少有些令人担忧。

在人们拼命挤占网络空间的时候,作为出版机构的湖北教育出版社用反向思维露了一手,他们愿将第一套从网上搬迁到网下的文学作品(当然这里也包含有曾从网下搬迁到网上的一部分作品),奉献给读者们,这在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的出版史上该算是一次漂亮的跑马占荒。这一套丛书的八位作者上网前都有“前科”,上网后更是如虎添翼。《网络文学》丛书将他们一个阶段的创作锁定成集,这也像是一次放生,让这些沾着电子森林气味的作品回到泥土的芳香中来它个假日旅行。我们挥挥手祝它们一路那个顺风。

1999.12.4. 长春

附 记:

这套丛书由我和王蒙先生主编,王先生原拟作序,因丛书付梓前突患疾病,无法执笔。这一缺憾只有留待将来弥补了。

目录 CONTENTS

- 1 \ 一周半
- 19 \ 在天上
- 45 \ 另一种声音
- 72 \ 我作为英雄武松的
生活片断
- 86 \ 过江
- 126 \ 梁
- 133 \ 祝
- 140 \ 谭嗣同
- 150 \ 我们看见了鲸鱼
- 157 \ 十六世纪的卖油郎
- 168 \ 最后的爱
- 179 \ 庐隐之死
- 211 \ 今夜无人入睡
- 243 \ 七短章
- 275 \ 俎
- 287 \ 辛未庄

一周半

我比老吴先到北京。我去到语言学院时，贺奕给学生上课还没有回来。他是我的大学同学。我把旅行包放在他单人寝室门口，看那些青年教师同家眷从盥洗间出出进进。对他们狐疑的目光和楼道里陈腐的知识分子气息，我可以说是再熟悉不过了。仅仅在几天之前，我还是他们的同族，可现在，我却开始用另一种眼光打量起周围。

贺奕回来了。他模样清瘦，举止间有一股不招人注意的吸引力。藏匿于高校的异类，身上通常会有这类特征。我们已经几年没见了。后来，他回顾说我当时给人的感觉就像是一个疯子。他说的没错。自从辞去教职，扔掉了厚厚的备课笔记同粉笔头之后，我的体积就正在迅速的膨胀中。我享受着一个人的快乐和无忧无虑，丝毫也没有考虑将面临的生活惶惑。但贺奕却不能不忧虑，因为再过两天，还会有一个比我更胖疯得也更厉害的家伙接踵而来。那就是老吴。

我给贺奕讲了一个老吴的故事：十天以前，老吴跑到了我广西的家。老吴辞职，已经有近两年了。这是他比我胖的缘由。辞职以后，只要一有闲钱，他便会像快活的胖鸟一样在全国乱跑。他在我家里住了两天，鼓励我辞职了一块上北京。

我得承认，我给他的计划深深打动了。我担心老吴会变卦，便催促他赶紧动身，回南京他的家去收拾行李。不巧的是，这时候广西境内突发大洪水，北上的铁路暂时被冲断了。老吴安慰我说，他可以坐火车绕道走广东。于是，他真的买了一张硬座票。为了省钱，他甚至拒绝我帮他买卧铺。他日夜兼程坐往了广东。对于老吴，这是一连串重要旅行的开始，虽然是绕了道。他心中充满喜悦。可老吴这人不擅言谈，在广州又举目无亲，因此在广州站等待中转的那个中午，他跟疯子似地咬紧牙关，在车站附近不停地转啊转啊。他渴望找着一个人，好表达自己的快活。然后，他竟然奇迹般地摸进了一家白天营业的地下脱衣舞厅。他坐在那个群魔乱舞声响震耳地方的黑暗角落，对着脱衣舞娘闭上眼睛，安静地沉浸在了内心极度纷扰的幸福中。

我和老吴这次到北京来，准备像美国作家一样租房子写作。看得出来，贺奕对我们的计划很不以为意。他暑假不回家呆在学校里，本来是想给留学生短训班授课挣钱，给自己买一部手机。贺奕寝室里没有电话，因此对外联络很不方便。可手机的计划，显然是受到了我和老吴的冲击。他去校银行取出存款，给我买了整条的高级香烟，带我去门口最好的馆子。他每顿饭都领着我下馆子。吃饭的时候老吴从南京打来的传呼就在他腰间嘟嘟叫个不停。餐馆里没法回长途。于是，贺奕便温柔地注视着我对一桌用手机款换来的丰盛菜肴大吃大嚼。他似乎是想以这种方式来使我迷途知返。但一个疯子的心坚如磐石，就算是贺奕的目光再温和或是他把自己变卖了也无法让我动摇分毫。我即将开始崭新的生活。饭后，走在北京语言学院那个由各色种族留学生组成的小世界里，我疑心自己已经来到了美国或巴黎。是二三十年代那个

激动人心的巴黎。于是，愉快的错觉中，我停在校内电话亭给老吴回了个电话。老吴告诉我说，他买好了当天的火车票。

八月的北京，闷热难当。第二天，我去西客站接老吴。考虑到租房子需要大笔的支出，我的经济有些紧张，所以我选择了乘公共汽车。当时中关村到魏公村一带道路还没有拓宽，还是狭窄的林阴道，容易塞车。一路上，我从车子里望着人民大学、友谊商场和北京图书馆依次从窗外挪过。这些建筑，我在来的时候已经见过一次。奇怪的是，虽然我只比老吴稍快一步，可是对于北京，我已经没有了客居的感觉。天下之大，走到哪里就我而言都是一样的，所以每到一处新地方，我总是觉得它似曾相识。我设想老吴等会儿对北京会有什么观感。我到了西客站，出乎意外，那儿竟没有我要接的车。我去问讯台查讯，才知道南京发来的车开往旧北京站了。老吴在电话里什么也没跟我说清。我估算时间，老吴也许已经在那头出站了。我担心老吴找不到我，又会像神经病一样四处转悠。我顾不上省钱了，连忙在路边截了辆出租车赶往北京站。转眼之间，我和老吴的北京之旅便又有了一个充满匆忙、偏差与浪费金钱的开始。

我在车站广场的人群中寻找老吴，最后在一个角落的一堆民工中找到了他。老吴出发前新剃了个头，所以发青的脑门在人堆里很显眼。他怀里抱着一只纸箱，看到了我，他端着纸箱站起来，似乎是想把它交给我。我试图接过来，它分量非常沉，但老吴实际上却抱紧它不放。“老吴，你到了多久了？”我问。“三个小时。”他说。“三个小时？你就一直坐在这儿。”我吓了一跳。“火车开得比想像的快。”老吴憨憨地笑笑，显得有些精神恍惚。“你电话里没有跟我说清时间，我又接错了站。”我安慰他。我的出现，似乎使老吴从某种梦境中清醒过

来。他抱着大纸箱，开始步履蹒跚地朝广场走去，可实际上，他连怎么坐车去语言学院都不懂。“箱子里是什么？”我问他。“电脑。”老吴说。“那么，你其他的行李呢？”我说。老吴奇怪地看着我，仿佛我提的是一个他不明白的问题。难道，我们来北京不是写作的吗？他这不是已经把电脑抱来了？“可是老吴，你的铺盖呢？我不是一再跟你说，多带些被子毛毯，我们是要来过日子的！”我几乎无法想像，老吴会跟我采取这种不负责任的态度。但老吴憨厚地一笑，就仿佛我是个难缠的不可理喻的精神病人。他不再理我，而是摇摇晃晃地继续朝面前的北京城走。我在后头注视着他肥胖执著然而在人群中却显得那么无助的背影，几天来头一次，对未来产生了隐隐的忧虑。

我们回到语言学院，贺奕照例请我们吃饭。吃饭的时候老吴几乎一言不发，这让我颇有些感到失望。因为贺奕过去没见过老吴，而我在这两天中，正力图把老吴描述成一个伟大狂热与富有献身精神者。在南京，他是个被朋友们称为天才的人。我不知道，在贺奕眼中我和老吴究竟谁更不正常？我跟老吴，一个是喋喋不休的，另一个却像是沉默的石头。我甚至开始同情被折磨的贺奕了。但不可否认，贺奕对我们的事尽心尽力，或者说老吴这人具有某种福性。当天下午，贺奕去电话亭跟朋友通完话回来，说已经为我们联系好了一处房子。

贺奕的朋友也叫老吴，只不过彼老吴并不是此老吴。那位老吴是拍纪录片的，在国外被称为是中国纪录片之父。这个称谓会让我联想起，身边的老吴仅仅是一个两岁女婴的父亲，而至于我，则更加什么也不是了。第二天，贺奕领我们到一处路口与纪录片老吴会合，大家一同去看房子。纪录片老吴四十出头，人很快活。他告诉我们，他属于八十年代第一批

辞职闯北京者,没想到多年以后,又认识了两个跟他年轻时一样的家伙。谈到这里,他显得更加快活了。我们叫了一辆面的,从城北开往城南。南边的景致灰蒙蒙的,似乎有些脏乱。我们停在一栋六层居民砖楼底下。房东,一位东方歌舞团扎小辫的小伙子已经在等我们了。小伙子跟纪录片老吴打过招呼,带我们上到四楼。是一套空荡荡的两居室,有煤气和电话,另外,就只有客厅角落一盆不知枯萎了多久的花。水泥地面未经打磨,积了厚厚的灰。对这样一套房子,,我和老吴既说不出好,可也说不出有什么不好,因为,它毕竟是一套真实的房子,是我们落足的必需品。于是,我们很快就把房子租下了。先付了半年的房租,六千块钱。扎小辫房东跟我们叮嘱了几句注意事项,有事先走了。纪录片老吴也跟我们告辞。他们似乎都很忙。我和老吴没什么忙的。我们在房子里转了几圈,它像是一个陌生、突然属于我们的女人,让我们觉得不知拿它怎么办。贺奕在一旁看我们。然后,贺奕就领我们下楼去吃饭。他仍旧进街面上最好的馆子。我和老吴埋着头,吃掉了服务员端上来的一个个菜。等吃得差不多了,贺奕便从身边拿过一个大包,说里面有茶杯茶叶几套碗筷两条床单还有一个小电饭煲。他已经尽其所能,把他单身寝室里能搜罗的东西都带给我们。但是,他说,从语言学院到这头来太远,所以今后,他恐怕是不能天天来看我们了。

很难形容两个男人的共同生活,尤其是我和老吴这样的人。当天夜里,我们打开我的行李,各分了一个房间用贺奕的床单打地铺。躺下时,我听到老吴在那边给家里打电话。他似乎在逗他两岁的女儿说话,发出的是一种奇怪的温柔的吼声。接着,他又在重重拍击什么。我一向不愿意在睡觉前同

男人搅合,因此就随他去。我勉强入睡,但却醒得很迟。我睁开眼睛,意识到在平时,这是我起床写作的时间了,可说实在的,那空无一物的房间又让我恐惧。刚睡醒觉,总是一个人最软弱无力的时候。我竭力想逃避这种心理。于是我重新闭上眼睛。我在想老吴。他此刻的存在,对于我来说是安慰。可是,屋子里生活着另一个男人,跟有女人是不同的概念。他没有生理上的意义,我的软弱对他而言也无价值。两个男人在一起,惟一的选择便是联合起来,向外界采取进攻或征服的姿态。顺着昨晚的思路,我正胡乱思索着与老吴的同居关系,老吴那边又传来了拍击声。

我去到老吴房间。老吴已经从地上起来了。和他一块起身的还有他的电脑。主机和显示器都已通上了电。老吴光着个膀子,正蹲在那里像哄孩子一样拍它们。他这里拍拍,那里拍拍。可他平时在家里恐怕不是个合格的父亲,因为他眼中充满爱意,可是下手却极重。不要说孩子,我担心连电脑也受不了。我蹲到老吴旁边。老吴对我说从昨晚上开箱,电脑就是这样子,不拍它们,显示器上就不出字。于是我也动手拍。那是一台旧电脑,机壳上早就布满了许多黑乎乎的手印。我们拍了很长时间,就像是一对早上起来对付不听话孩子的父母,或者说像施虐狂。我终于感到了不耐烦,因为看老吴的架势,似乎可以一整天拍下去。这是我们正式生活的第一天,我们不应把时间都耗费在机器上。我想到了关于两个男人要向外挑战的那些话,于是把它们告诉了老吴。老吴茫然地看着我。家具,我提醒他。我说,我们总不能一直在地上写作同睡觉吧。

我们穿上衣服,去附近的家具城买东西。付过房租,我的手头已经很紧了。我相信老吴也差不多。因此我向他建议购

买从简。可只有进到家具城，我才意识到我们的生存是多么的可悲啊！所有商品的价格几乎都超出我们想像。我和老吴问了几处价钱，然后就勾着头快步在里头冲了一圈。我俩回到门口，才发觉什么也没有买。我们显然不应该这样就回去。再去找别的家具城也不是很现实。现实是，我们对北京不熟悉，可还得想办法在这里生活。于是，我和老吴鼓起勇气重新进去。我们绕开那些昂贵的席梦思床垫，终于找着了一处卖廉价床具的摊位。老吴买了一张绷着薄海绵垫的床板，我买了张折叠行军床。老吴告诉我，他还是情愿打地铺；我则对他说，行军床好，有弹性，也使人略为悬空。讨论完我们各自的趣味，我感到精神放松了许多。我离开老吴，拎着床开始在商场里转悠。我写作用一台二手笔记本电脑，我想为它配一张小方桌。我喜欢小方桌。我看中了一张，刻着漂亮的木纹，可就是太贵。我拿不定主意，走开去寻找老吴，却发现老吴在干一件疯狂的事情：他看中了一张豪华的电脑桌。他站在那儿，脸涨得通红，既不听摊主在一旁的吹嘘，对我也视而不见。我刚想阻止他，可是已经迟了，他已经嘟嘟囔囔着把钱掏出来，交给摊主。用这样一张桌子去配他的旧电脑，显然是太过分了，可是，我理解老吴。对于我们，写作比什么都重要。我们可以睡糟糕的床，可凭什么就不该让电脑享有一张豪华的桌子？于是，在老吴的感召下，我跑回去买下漂亮的小方桌。我们又各自买了与桌子配套的椅子，然后，请了一位工人，把这次经济上可以称之为自杀的采购拉回住处。

我和老吴再度出门，陪他买枕头和毛巾毯。幸好是夏天，需要的东西并不多。当我们拖着疲惫的步子往回走时，天都快黑了，我才记起来没有吃午饭。整整一天，除掉出了两次门，我们便是在打扫卫生和布置房间中度过的，可布置过的房

间仍那么简陋,使我一想到便没有马上回去的欲望。再说我们炊具也不够。于是我提议说在街上吃碗面条。老吴看见一家上海菜馆,拉着我要进去。我反对说上海菜一定很贵。对白天的购物行为,我已经有些后悔了。可老吴指着招牌说,餐馆面向工薪阶层。我大声抗议说我们目前不过算无业游民,哪里是什么工薪阶层?老吴不管我。他说他肚子饿了。他不肯朝前走了。他向我许诺说进去后只吃面条,可落座后,我们不仅点了菜,还要了啤酒。都怪贺奕把我们的胃口给宠坏了。每天像这样消费,我们很快就将沦为乞丐。因为即使不吃不喝,我们一天的房租折合也有七十块,相当于天天吃餐馆。我和老吴都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外表的肥胖已无法掩饰住我们的焦虑了。于是,喝着啤酒,我和老吴商量起今后的安排来。没有关系,老吴安慰我说,如果实在不行,他就去找一份工作,由他来承担经济压力,让我好好写作。老吴突然表现出来的理性使我十分感动。但是,老吴本人也是一个作家呐,总不能他去工作,我在家里,那我不成了吃闲饭的女子?不,我说的不是这个问题,这个问题还远,我对他说。我想说的是,我们刚刚住下,万事待兴,每天的日常生活怎么安排。这很简单,老吴一本正经地说,他建议我们俩建立一本公账,凡是两个人的公用物品都从公账开支,包括每天的菜钱。老吴还提议说,为了让另一个人有更充裕的时间写作,我们最好轮流值日,每人烧一星期的饭。听上去,没有比这更简明的办法了。毕竟是做了父亲的男人啊!作为对老吴的回报,我答应从明天起,由我值头一周勤。但我很快发现,我揽下的是一份苦差事。在一个哪怕是临时性的家里,有那么多的东西要买:菜锅、拖把、油盐酱醋、台灯、洗碗布、衣架还有洗脸盆。如果我不去买,老吴是不肯动手的。他可以不用盆洗脸。每天上午,我坐

在我有漂亮木纹的小桌子前，思绪如笔记本电脑的屏幕一样空空如也，可忽然间，总会有一件需要买可头天却被遗漏的东西跳到我的脑海里，搅得我心神不宁。然后，迫使我跳起来匆匆下楼去跑一趟。我想要使唤使唤老吴。有一回我让他替我买把菜刀。他老大不情愿地出去，过了一会儿给我拿了把水果刀回来。这让我怎么切肉？我问道。可老吴若无其事地说，他在家就是用这种刀切的。然后，他就钻回屋里去不出来了。像一个食客或旅游者，老吴心安理得地享受着一周的假期。他房间里拍电脑的声音越来越稀，我不清楚是他把电脑拍好了，还是他压根儿就没有在写。我怀疑是后者。因为，才十一点不到，他便坐不住，过来敲我的门，问我中午打算给他烧什么菜了。他这样问，丝毫也没有调侃的意思。他是真的关心。这使我感到我们俩简直是神经病！我们住这么贵的房子，又是两个作家，可在两人之间最重要的事情竟然是一个作家准备给另一个烧什么菜！我们没有冰箱，因此每天的菜都得去菜场买。我非常怕买菜。因为这是要记账的。中午一进门，我头一件事情便是扔开大包小包的塑料袋，扑到房间里抓起账本，趁四块五的猪肉两块三的生姜四块二的莲藕这一连串无意义的数字在被遗忘之前赶紧记下来。有时我走得慢了，进门之后忘掉了一两样。于是，我常常得对着门边的一棵大白菜或两只茄子痛苦地思索：它们的分量？究竟是多少钱一斤？必须承认，我这个人有偏执的倾向。我越是不喜欢一件事情，越要呕气把它做好。因此，虽说我烧菜的手艺很糟糕，但我还是像一个力求完美的主妇，决不给老吴烧一次同样的菜。三天不到，老吴便给我宠出了毛病。吃饭时间一到，我挪开电脑，把我的小桌子贡献到客厅里，老吴听到响动，腆着肚子跟一个臭男人似地凑过来。老吴，今天写了多少字啊？

我故意问他。一个字也没有，他沮丧地说。可看到香喷喷的饭菜，他立刻就高兴了。他捧起饭碗，胃口相当之好。不要说他，无所事事了半天，就连我食欲也格外旺盛。中午饱餐一顿，下午到三四点钟，我便又饥肠辘辘了。这肯定是某种潜在的心理恐慌所致。但是，我们恐慌什么呢？看来，我们将越吃越胖，然后在经济崩溃中抑郁而死。这种情形，说出去都不会有人相信。一周对我来说，如同是一次漫漫刑期的开始。是我自己选择了它。我渴望老吴能够帮助我。可老吴在那一周里所做的事情，便是挪用公款去买了一部电话机。

起初老吴的精神还可以。吃饭的时候他尽可能表现出轻松与幽默。他轻松的方式就是一边吃，一边批评我的菜。他吃得很香，可嘴巴里却嘀嘀咕咕。我听明白了他的意思。他认为我烧菜的方式不对。他跟我谈论每一种菜应该怎么烧。看来，他享用的实际上并不是我辛辛苦苦弄出的菜，而是他想像中更好吃的。有一天，我中午给他做了肉丝芹菜，晚上，我用另一半肉丝炒了蒜苗。不料，老吴拿着筷子，小心翼翼地只挑蒜苗，好像一只啄食的神经质的大公鸡。老吴，怎么了，你生病啦？我问他。老吴摇头说没有。那么你为什么不吃我炒的肉呢？我说。老吴一开始不肯说，在我的逼问下才透露说，他认为我炒的肉是生的。老吴，你怎么有这种想法？我吃惊地说，难道你觉得我会拿生肉来虐待你？不，不是生肉，只是说它们没炒熟。老吴继续说，他中午肚子饿，曾经跑到厨房外窥视我炒菜。他看到我背对他，把锅里的肉铲了一半出来，当时他就怀疑肉没有熟。后来趁我午睡，他又进厨房揭开碗检查了一下，果然不行。老吴啊老吴，你只相信自己的偷窥，为什么就不相信我？难道晚上做饭时，我不会把肉回锅一下吗？